

加拿大国宝路易斯湖

◆ 梅占奎



面孔



■ 路易斯湖

在加拿大第一个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的班夫镇西北约 55 公里处, 有一片加拿大视为国宝的湖泊——路易斯湖。这是一片静静的湖泊, 位于海拔 1731 米的高度。它长 2.4 公里, 宽 500 米, 深 90 米, 最早, 当地人称它为“小鱼湖”。

站在湖边, 首先扑入眼帘的是一抹多情的墨绿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墨绿色, 而是醉人的绿, 酣畅的绿, 妩媚的绿。在这静静的墨绿色湖水的尽头, 是左右两座成“V”字形相夹的大山, 中间的远端则是海拔 3460 米、终年被大雪覆盖的维多利亚山。湖的另一端被大片绿色的森林包围着。湖水波平如镜, 像一块巨大的翡翠落在高山峡谷和绿色的丛林之中。这里的风景是既迷人又静谧。游人来到这里, 总会觉得路易斯湖湖水有着如此强烈、令人诧异的墨绿色感到十分好奇。其实, 这种墨绿色是因为湖水中漂浮着的“石粉”所造成的感觉。这些“石粉”是维多利亚山中的矿物质随着冰雪融化而飘浮到湖中的。当阳光照射到湖中飘浮的“石粉”沉积石, 才在湖面上呈现出这一抹令人陶醉的墨绿色。

其实, 路易斯湖是维多利亚冰川的产物。在遥远的过去, 冰川覆盖

着整个湖区。随着冰碛的堰塞, 渐渐沉积成一块陆地, 被称作晚期冰碛石。在冰川缓慢消退的同时, 这块陆地犹如一道水坝, 将冰川消融的冰雪贮留起来, 最终形成了这片美丽的湖泊。每年, 总会有许多中外游客

慕名到这里来休闲、游览。即使是冬天, 也会有不少游人会选择到这里来滑雪。因为冬天这里成了天然的滑雪场。

由于这片湖水太美丽了, 于是人们便将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

女儿路易斯的名字来命名这片湖泊。路易斯不仅美丽, 而且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性格倔强, 思想超前。她在少女时爱上了一个平民出身的青年——罗恩, 他们之间的恋情遭到了英国王室的强烈反对。但她不

为所动, 坚持到底。最终, 维多利亚女王只得屈服, 同意他们的婚事, 并封罗恩为侯爵, 并在 1878 年至 1883 年任命罗恩为加拿大总督。当时正值加拿大西进运动时期, 路易斯和她的丈夫罗恩顺应历史潮流, 大力推进西进运动, 因此受到了加拿大人民的拥戴和尊敬。于是, 路易斯的名字被用来作为这片湖泊的命名, 受到了加拿大人的青睐。以后,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于 1883 年修到这里, 随着游客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路易斯湖也就渐渐声名远播起来。

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游客需要, 1890 年, 一所瑞士式的木屋在湖边建成开业。后来, 太平洋铁路公司把这间木屋扩大成可以接待 400 名游客的规模。现在, 这所客舍又被一座规模巨大、可容纳 1000 名客人的地标性建筑——路易斯湖古堡酒店所替代。酒店如今由弗莱蒙酒店集团管理。庞大的建筑与路易斯湖融为一体、相映成辉, 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风情

奥地利的“空城计”

◆ 王安诺

游览著名的米拉贝尔花园, 当年大主教奖励为他生了 15 个孩子的情人的奖品, 可惜登上最佳俯瞰时阴云密布, 花园色彩黯淡, 但目光远眺, 立刻震撼! 越过的花园一直可以看到对面山上, 只见高高的山冈上, 一座古要塞站在阴沉的天空下, 白色雾霭缭绕周围, 灰白砖墙, 楔形射洞, 瞭望塔, 在阴郁的背景下有一种岁月刻画出的苍凉和森然, 在雨中怔怔地看呆, 想起一首歌唱的: “雨还在下, 浇湿千年; 谁在船头, 细说从前……”

导游刚才介绍, 中世纪时, 罗马教皇意图控制萨尔茨堡市, 要求有权任命萨尔茨堡主教, 遭到萨市拒绝。萨市为防御敌人建筑了这座要塞。那年农民起义, 大主教逃到要塞上躲了三个月, 弹尽粮绝, 围军不散。后来想出一计, 叫人将一头黄牛拉上城头遛, 第二天给牛刷上白色再遛, 第三天刷上黑色继续遛……围军一看全散了, 以为要塞内牲畜、食物充沛, 还能坚持许久。这是奥地利的“空城计”。

萨尔茨堡要塞创造了九百年未被攻克的纪录, 是欧洲古要塞的典范。

围着要塞转了转, 找不到入口处, 问一个当地人, 他热情地告诉我们要坐火车上去。上下双程票 11 欧元。山陡, 说是火车, 用齿轮转动的那种, 但是与瑞士少女峰“高原第一列车”相比, 感觉更像乘电梯, 很快就到了。

要塞依山而建, 高低参差, 规模很大。高高的灰白色围墙围着城楼, 墙体上一排排方正的窗户黑洞洞的。城楼内犹如迷宫, 在黑铁皮灯照射下, 由圆拱门相连各通道和走廊。石阶时而向上或向下, 通往塔楼、暗室或者地道。墙上有炮洞, 有古老笨重的大炮伸出去, 不知是否原物。还有一块类似纪念堂的空地, 十字架下有一方刻着一排排姓名的黑色铭牌, 两旁供奉着鲜花。这要塞建造九百年, 期间经历不少战争。该市 1816 年才加入奥地利, 它原来是主教国, 政教合一。拿破仑时期, 将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奖赏给巴伐利亚, 拿破仑失败后, 在美泉宫开了两年会, 重新布局划分利益, 最终决定把萨尔茨堡划给奥地利。

喜欢古老, 因为它能激发想象。正在想, 这么高的山顶要塞, 几百年前是如何解决食水运输和调兵遣将的呢? 一口古井回答了这个问题。看上去这是一口普通的石井, 有粗大结实的水头盖子, 水头井栏和水头绞绳轴, 不同在于井绳是双向的, 一头上一头下, 这就是当年要塞的对外联络口, 井绳绞动, 一头从地面吊水和食物上来, 另一头放人下去。相互交替, 完成人和物的运输。原来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来到突尼斯已经几个月了。

也许有人觉得国外的生活单调而枯燥, 但是我们却觉得生活充实而快乐。每当我们早上起来, 出门的时候, 就会发现周围的环境是如此美好, 太阳是以一种柔和的红色出现在天际, 像一个蛋黄一样可爱, 然后缓缓地上升, 慢慢照亮非洲的大草原。

高大的木瓜树生长在路两旁, 不是笔直地矗立, 而是摆出一种可爱的弧线, 就那么长着, 绿绿的, 像小时候动画片里的一样; 路上还经常可以看到芒果树, 高大的芒



心得

找快乐, 在非洲

◆ 唐加文

果树一般是成双在一起, 相互依偎着, 长得高大而粗壮, 只有在非洲才能够看到这样粗壮而繁茂的树, 芒果树像大大小小的太阳伞一样, 一个一个的小芒果, 就像小灯笼一样, 垂在枝头, 点缀着芒果树。

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在开始的几天里, 我不断地寻找生活的乐趣: 在国内, 我们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汉堡包, 在突尼斯, 虽然

没有这些快餐店, 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着自己制作汉堡包, 尽管失去了优越而方便的购买环境, 但是却拥有了制作的喜悦; 虽然我们在国内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却并没有惊喜的感觉, 而到了突尼斯, 由于主观上觉得很多东西这里都没有, 所以当我们买到时, 就多了一种在国内找不到的“发现的乐趣”。



足迹

在大峡谷感受自然神力

◆ 王华年 文/摄



■ 拱门

由于科罗拉多河穿流其中, 大峡谷又名科罗拉多大峡谷。身处这峰峰谷谷之间, 头顶蓝天, 放眼望去, 则是天地之间如同刀削般的极平的地平线, 不禁让人有种“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之感。

大峡谷峰峦叠障, 可谓移步换景, 却也到处充满了惊险。只有当你真正在这悬崖与峭壁之间走过一回, 才能体味什么是生死只在一瞬间。从之字形的山路上迂回而下, 每一步都需格外小心, 短短几分钟之后, 再回头看刚才所在的地方, 便已经需要费力地仰视了。这里的游人已经变得稀少, 只有真正敢于挑战自我、直视自己的人, 才敢迈出这神圣的一步。

行游大峡谷, 说来就来的大雨、充满活力的枯树、傍晚玫瑰色的天际线、壮观的拱门、令人忽惊不禁的墨西哥土拨鼠,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边日出西边雨”, 这种气象在大峡谷随时可以感受到。这边还是晴天, 而那边已是风雨交加。沿着峡谷前行, 身后的乌云则像是在追赶着我们。纵使

里经常下雨, 时常伴有雷电, 随处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烧毁的森林。一棵棵枯树却没有就此倒下, 却仍旧在风中挺立, 迎接着下一次的暴风雨。细心观察你会发现, 无数的新芽已经在枯萎的树干之间崭露头角, 就如同中国西北那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烂的胡杨林一样, 共同奏响着一曲生命的礼赞。

因为我是一个摄影发烧友, 所以大峡谷的傍晚是最令我心旷神怡的。这里的夜来得极快, 只消一会儿工夫, 天边就只剩一抹红色了。美妙的时刻总是短暂的, 让人难舍。虽然连续三天都欣赏到这美景, 我的心中却依旧不能满足。一天中, 唯有这半个小时的色彩最为丰富, 天空犹如一张油画布, 那晚霞一定是上帝的杰作! 拱门国家公园里最大的拱门, 对我而言颇具挑战。这是拱门公园最有名的一处, 其跨度极大。别看在照片中显得小, 但却是放到广角之后才勉强照全的。这原先只是一座海底的山, 经过自然的雕琢, 演变成如今这精美的作品。人世间无数人造的拱形大桥, 也只能望



■ 土拨鼠



■ 树根似人

其项背。在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的地方, 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 大峡谷自然也是如此。认识这个这小家伙吗? 当地人叫它墨西哥土拨鼠。你瞧那一根根小胡须, 还有它憨厚的神态, 你怎么舍得不给它一点吃的呢? 小家伙可聪明了, 知道人们经常会给它吃的, 就搬迁到停车场旁边, 每来一辆车它都会匆匆地跑过来, 尽其所能对着人们卖萌, 丝毫不害怕人类。你若是不给它吃的, 它是绝对不会走的。只一会儿工夫, 周围已经聚集了一群被它所吸引的人们。或许, 这样的和谐共处, 才是人类与其他生物应该具有的关系吧!